

## 澳門社會科學期刊的歷史與現狀\*

吳志良\*\*

早在16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因為傳教的需要把西方活字印刷術帶到了澳門，並在澳門建立遠東的出版中心，澳門因此成為西方印刷術最早傳入中國的城市。同時，由於葡萄牙人以及其他西方國家人士社群長期居留，又令澳門成為西式近代報刊在中國發展的一個源頭，成為“近代中國新聞事業的發祥地”。<sup>1</sup> 1822年葡萄牙立憲黨澳門分部的首領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創辦的葡文周報《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是澳門歷史上的第一份報紙，也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報紙和中國領土上的第一份外文報紙。1833年，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創辦的不定期中文刊物《雜聞篇》，是最早以金屬活字印刷術印刷的中文期刊，同時是澳門歷史上也是在中國境內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

澳門的舞台不僅留下了西方傳教士的身影，還陸續吸引了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維新派中堅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康廣仁、《盛世危言》作者鄭觀應和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等來澳從事出版活動。他們在澳門接受各種新思想並以此為言論陣地向內地傳播，直接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1893年，孫中山先生的葡國友人飛南地創辦了《鏡海叢報》。該報記載了許多關於孫中山行醫和言論的新聞，更遠銷里斯本、東南亞及舊金山等地。1897年，康有為、梁啟超、康廣仁等人在澳門籌辦了《知新報》，除了宣傳維新思想外，還報道國內外政事以及西方科技知識。《知新報》於1900年3月改用白話文出版，是中國較早採用白話文出版的報刊。印刷技術的物質條件和思想碰撞的火花，使澳門在中國早期出版事業中占據一個重要位置。

\* 本文為參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12月23-28日在哈爾濱舉辦的“學術期刊與學術發展——首屆兩岸四地學術名刊高層論壇”的發言稿。

\*\*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

1. 姜義華“鏡海叢報·序”，載《鏡海叢報影印本》，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2000年，第1頁。

澳門雖然是近代中國與西方文明首次大規模、全方位展開接觸的地方，但隨著中外貿易中轉站地位的衰落，經濟、社會發展也陷入了很長時期的停滯狀態。因此，澳門現代高等教育起步較晚，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建立高等學府，連帶社會科學研究的起步也較晚。1986年5月，中葡兩國政府開始就澳門前途問題正式展開談判，澳門前景逐漸明朗化，社會科學的春天也隨之到來。同年，民間學術團體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成立，並出版學報《濠鏡》，填補了澳門社會科學期刊的空白。該刊以“研究社會，服務澳門，面向社會，聯繫實際”為目標，在澳門社科發展史上成為了學術期刊的奠基石。1987年，澳門文化局的前身澳門文化學會以季刊形式分別以中葡雙語創辦了《文化雜誌》，主要刊載歷史、藝術、文化和宗教等領域的文章，至今已發展為中文版及國際版兩刊，亦是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來源期刊，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澳門另一本被列入CSSCI數據來源的學術期刊是1988年由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創辦的綜合性刊物《澳門研究》。該刊1993年起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由初期半年刊發展為季刊（1999年），至2004年改為雙月刊。該刊主要分為政法、經濟、文史等欄目，同時還會定期刊登在澳門舉行的學術會議及座談會紀要，是澳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較具權威且為人關注的刊物。

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訂後，澳門政府為1999年的政權平穩交接而陸續進行公共行政改革和公務員本地化的工作。1988年，當時的行政暨公職司創立了《行政》雜誌（季刊），目的是宣傳政府的施政理念和方針政策，鼓勵公務員參與政府的決策以及對相關問題的探討。《行政》雜誌發展到今天，仍然堅持以中葡雙語出版，但已逐漸淡化官方政策宣導色彩，成為學術界討論公共政策的重要平台。與之相似的是，在1997年由司法司創辦的《法域縱橫》期刊和由環境委員會於同年創刊的《蓮花——環境雜誌》。

澳門理工學院和澳門科技大學都有自己的學報以及某些專業領域的研究刊物，如由澳門理工學院1998年創刊的《澳門理工學報》及

2002年創刊的《中西文化研究》、澳門科技大學2007年創刊的《澳門科技大學學報》。

值得指出的是，澳門社團數量超過三千多個，屬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社團的學術社團（或稱學會、協會）共計129個。<sup>2</sup> 當中，有58個組織出版了學術著作，總計有18個社團共出版了19種學刊，其中有14種仍在刊行。如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經濟學會、澳門歷史研究會、澳門寫作學會、澳門博彩學會和澳門民航學會分別出版的《澳門教育》、《澳門經濟》、《澳門歷史研究》、《澳門寫作學刊》、《澳門博彩》、《澳門民航學刊》。這些期刊大都具有十多年的出版歷史，以文學類別最多，共5種；次為經濟類，共種4種；綜合類2種，語文類2種，圖書館學1種，歷史類1種。<sup>3</sup> 這些學刊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漸形成較高的穩定性，論文的質量也在不斷提高。

此外，1984年新聞司創刊的《南灣》葡語版（今《澳門》中、葡版）、1993年創刊的《澳門月刊》和2007年創刊的《九鼎》，均為時事性和政論性雜誌，亦撥出大量篇幅刊登人文社科研究論文。由於其較傳統學術期刊擁有更豐富、更貼近時政的內容，對擴大學術著作讀者群起到相當的推動作用。

由此可見，若以人口和土地面積計算，澳門可能是學術期刊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 二

澳門學術界一向標榜以服務社會為己任，深具公共知識分子的性格。這種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公共性取向，已經成為近20年澳門學術研究的傳統。正如澳門第一本學術期刊——《濠鏡》，是社會科學界為迎接1999年回歸而作理論準備的研究平台，澳門社會科學研究者

---

2. 鄧玉華“探討澳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社團的社會功能”，載《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澳門基金會，2007年，第127頁。

3. 王國強“澳門人文及社會科學社團中文學術出版品的研究”，載《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澳門基金會，2007年，第374頁。

也始終對澳門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問題保持高度關注和深切關懷。科研人員在開展研究的過程中，時刻保持着對澳門的發展模式和政府施政方針的反思，特別是在關於民生及經濟發展事務領域不斷建言獻策，為政府決策的優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在澳門社會進入急速轉型時期、新舊問題不斷湧現、各種矛盾交織併發的關鍵時刻，這種務實態度更顯得難能可貴。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和支持，高等學府以及民間研究機構、學術社團以多種形式積極開展學術活動，使得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內容不斷深化，研究水平不斷提高，成績有目共睹。當然，我們應當清楚認識到，澳門的發展進步與內地息息相關，需要得到內地的支持和配合。澳門社會科學的發展進步，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與內地科研機構的合作和內地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參與和推動。特別是在2003年以來，泛珠三角合作組織正式建立，各省、區和特區社科專家形成了定期會晤機制，澳門學術界加大了對外交往的密度和對外合作的力度，從而催生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分量、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

澳門基金會的宗旨之一，是促進澳門學術研究的發展。在特區政府和中央駐澳派出機構的大力支持下，在民間學術團體的積極響應下，澳門基金會先後在2005、2006年成功舉辦了“第一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和“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兩次活動為整合澳門內、外的研究力量、建立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體系作出了初步嘗試。我們希望，通過以上工作，逐步構建系統化的澳門學術研究網絡和服務平台，進一步拓寬合作領域，為特區政府與人文社會科學界各學術單位、學者架設溝通的橋梁，共同推動本澳及各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相互交流合作與蓬勃發展。

十多年來，澳門基金會不僅大力推動和贊助學術期刊和學術著作的出版，還組織出版了《澳門叢書》、《澳門論叢》、《新澳門論叢》、《濠海叢刊》、《澳門法律叢書》等多個系列，致力為澳門學術發展打好基礎。在召開“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後，澳門基金會出版和將陸續出版《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回顧與前瞻》論文集及

《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共12卷），總結過去三十年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們相信，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並且有跡象表明，很快可以步入一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澳門現代學術研究起步較晚、隊伍較小、力量不足、基礎尚弱，研究水平和研究質量有待提高，遠遠不能滿足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除開澳門本地的學者奮發圖強、急起直追外，還需要外地、特別是內地學者和學術機構的大力支持和鼓勵。在此，我們強烈呼籲，內地學術期刊更多地關注澳門的學術發展，更緊密地與澳門學術機構開展合作，組織和發表更多與澳門有關的稿件，令澳門研究產生更大的吸引力和影響。

### 三

澳門是彈丸之地，但在明代以降西學東漸、東學西傳進程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由於其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處在一個廣泛關係網上的特殊環境，一舉一動都與國家息息相關。表面看來，澳門研究探索的焦點集中在澳門本身，但澳門問題不應被看成是一個狹隘的、孤立的問題，澳門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絲絲相扣，澳門研究的內容、方法和成果也與中國學術的發展密切相關，而且在諸多領域有很高的關連度和參考價值。澳門經濟、文化發展與中國內地、尤其是與珠江三角洲千絲萬縷的聯繫，以及與亞洲、太平洋地區及西方其他貿易夥伴國的特別關係，構成了澳門經濟、政治、文化等學術發展的生命網絡。如果我們深入探索並理解這些關係的實質，如果我們充分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崛起必須從經濟走向文化的崛起，就會使我們不遺餘力地創造條件，想方設法尋找新的路徑，來開拓澳門在中國、在世界的區位優勢並發揮和弘揚其傳統作用，來挖掘澳門的學術意義和學術價值，為中國學術界在國際上爭光添彩。例如，澳門利氏學社由中外專家共同編輯出版的季刊《神州交流》，採取了中、英雙語的方式，著重以全球視野來促進中外思想和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學術平台，是中外學術交流的成功嘗試。

值得注意的是，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已於2003年10簽署協議。按CEPA規定，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合資企業，從事出版物和其他印刷品的印刷業務。澳門服務提供者擁有的股權比例不超過49%。澳門直接連接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印刷業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

出版物印刷正向高速度的數碼印刷和個性化印刷發展，產業優勢突出。<sup>4</sup> 澳門注冊刊物手續便利，而且擁有大量懂中、英、葡三語的專業人才，與葡萄牙及拉丁國家有著密切的聯繫，可以擔當搭建中國圖書出版界及期刊界與葡語系國家的橋梁角色。特區政府近年也致力推行產業適度多元政策，將於近期成立文化產業諮詢委員會，以統籌加大文化產業的推進力度，促使其成為經濟新增長點。無疑，這為包括學術期刊在內的內地出版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發展機會，也為我們將澳門打造成一個“知識創造基地”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與許多城市相比，澳門地窄人少，成為港口城市的歷史也不算很長。然而，我們並沒有因為她規模細小而將她看透看徹，也沒有因為她的城市史只有數百年而將她讀通讀懂。將澳門讀懂看透，絕對有助於我們更好了解中國近現代化的進程和中外關係史，有助於當今形勢下中國與世界的交往和合作。展望未來，澳門社會科學期刊任重道遠，尤其應該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第一，由於澳門的整體社科力量較為薄弱，研究人員結構較為單一，重視應用學科而忽視基礎理論研究，像哲學等人文科學基礎理論幾乎仍處於空白狀態，亟需填補；第二，學術期刊的學術規範、學術評價標準和系統尚處創建階段，亟需完善；第三，加強對外合作交流，一方面，應與兩岸三地建立合作機制，把澳門社會科學期刊的內容引入到三地的論文文庫，實現資源共享；另一方面，克服技術瓶頸，擴大澳門出版物的影響。澳門學術出版品因為沒有完善的發行及銷售網絡，加上郵費不菲，沒有走出澳門市場，各地圖書館或學者也難以全面收集或購買本地出版品。為此，澳門基金會除開定期向主要公共圖書館贈書外，還設立了

---

4. 鄧玉華“探討澳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社團的社會功能”，載《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澳門基金會，2007年，第127頁。

“澳門虛擬圖書館”（[www.macaudata.com](http://www.macaudata.com)），將該會以及澳門其他公私機構的出版物全文上載，供讀者免費閱讀，擴大澳門的學術影響。

近年來，部分本地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也直接與國內或海外的出版單位合作出版，以增加其學術知名度。如澳門基金會與廣東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澳門叢書》，已出版16種；與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藝術出版社合作出版《澳門藝術叢書》（共8種）；以及與三聯書店（香港）合作出版《澳門知識叢書》（預計20種）。但學術期刊的合作方面，仍有待開發。我們認為，加強兩岸四地學術期刊編輯人員的交流工作，增加相互之間的了解和友誼，不僅可以促進學術信息和學術成果的溝通合作，對提升業務水平和協調四地在學術規範及其相互認可等領域的操作方法也不無裨益。我們希望，通過這次研討會，大家的合作更加密切、更有成效。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感謝主辦機構的努力，也感謝給我們這個機會與諸位相聚一堂，為中國學術期刊的發展和共同進步盡一份綿力。

